

編譯論叢  
第十二卷 第二期 (2019年9月), 209—218

譯評

---

## 臺灣的記憶、世界的敘述 ——《天橋上的魔術師》法文版譯評

林德祐

譯評之書名：*Le Magicien sur la passerelle*

譯者：Gwennaél Gaffric

原文作者：吳明益

出版社：L'ASIATHÈQUE

出版日期：2017年1月

總頁數：272頁

ISBN：978-2-36057-081-2

售價：19,50 €



收件：2019年5月7日

修改：2019年7月2日

接受：2019年7月4日

---

林德祐，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副教授，E-mail: linteyu@cc.ncu.edu.tw。

## 壹、前言

近 10 年來，法國出版界對當代臺灣小說的關注有增無減，也有出版社特別致力於推動臺灣小說，不論是短篇或是單篇小說。目前臺灣小說的法譯整體來說，雖然比上世紀末更有進展，但是數量上還不算多。以近期的翻譯情況來說，吳明益無疑是近十年法譯數量最多，作品選譯較全面的一位作家，譯成法文的小說也較能傳達創作者的歷程與整體面貌，且幾乎由同一位譯者進行翻譯與研究。

## 貳、法國的臺灣文學翻譯

上世紀 80、90 年代起，陸續有臺灣文學被譯成法文，然而不論哪一類文體被譯出（散文、短篇小說、詩歌），臺灣文學的面貌始終模糊不明。最初臺灣文學經常與中國文學混為一談，沒有明確的劃分，後來為了強調地緣關係，臺灣文學的譯出也會被標示為海外中國文學，更何況譯出的作家多半是渡海來臺，僅少數是臺灣土生土長，即使有也暫且以中華民國文學為分類，尚未有以「臺灣文學」名稱出版的作品。世紀之交，王文興、李昂、黃春明的小說陸續被譯成法文，1999 年，王文興的《家變》由 Camille Loivier 譯成法文，Loivier 在序中提到：「今日我們對中國文學已經有較寬廣的認識，然而對臺灣的作家卻依然陌生」（Wang, 1973/1999, p. 7），才逐漸讓法國讀者意識到一種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臺灣文學存在（Pino & Rabut, 2011, p. 331）。

從出版社對亞洲文學的編輯方案來看，也可以察覺出對臺灣文學的專門化傾向。其實，法國許多大型出版社皆設有亞洲文庫，專門發行翻譯的亞洲小說，例如加利瑪（Gallimard）、阿克特·蘇德（Actes Sud）、弗拉馬利翁（Flammarion）等，專門發行亞洲文學的出版社菲力浦·畢基埃（Philippe Picquier），曾先後出版李昂的《迷園》以及新版袖珍系列白先勇的《臺北人》和《孽子》。專門從事亞洲文學出版的

「亞洲書庫」(L'Asiathèque) 在 2015 年成立了「臺灣小說」(Taiwan Fiction) 文庫，顧名思義，專門出版當代臺灣文學作品，從主題來看都是與臺灣當代社會息息相關的議題，如：生態環保、文化主體建構、殖民主義對集體社會的影響、全球化對傳統生活模式造成的衝擊。這個文庫試圖介紹臺灣對於全球問題的新觀點，成立以來，已經出版了朱天文與吳念真的《悲情城市》電影劇本(2015)、紀大偉的《膜》(2015)、高翊峰的《泡沫戰爭》(2017)、黃崇凱的《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2018)……等小說，其中也包含了吳明益的《天橋上的魔術師》(2017)。

### 參、吳明益小說法譯

臺灣小說文庫的編輯是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他也是吳明益多部作品的法文譯者：《睡眠的航線》(2013年，You Feng)、《複眼人》(2014年，Stock)與《天橋上的魔術師》。其中，《複眼人》獲得2014年法國島嶼文學獎(Prix du livre insulaire)小說類大獎；《天橋上的魔術師》則入圍了第二屆法國奇美亞洲文學獎(Prix Émile Guimet)。<sup>1</sup>能夠獲得這些文學獎的青睞，讓世界看見臺灣，譯者無疑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關首奇在里昂三大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吳明益，<sup>2</sup>論文以法文撰寫，當時吳明益的作品尚未有法文譯本，論文中需要的引文皆由作者自譯。這種因研究而翻譯的歷程應是最理想的譯者：他對於作家已是瞭若指掌，了解作家的語言與風格，也掌握文本的脈絡，再加上關首奇透過計畫案來臺灣研究考察，熟悉臺灣文化與日常生活。關首奇翻譯吳明益的原因，除了因為小說中關注了生態、殖民歷史、族群歷

<sup>1</sup> 同樣入圍的還有南韓作家黃皙暎、中國作家阿乙、巴基斯坦作家歐馬·薩以德·阿敏(Omar Shahid Amid)、印度作家梅娜·卡多薩米(Meena Kandasamy)、日本作家梨木香部。

<sup>2</sup> 2019年關首奇將博士論文的研究進一步發揮整理出版了專書：《人類世的文學——臺灣作家吳明益作品中的生態批評》(*La Littérature à l'ère de l'Anthropocène: Une étude écocritique autour des oeuvres de l'écrivain Taïwanais Wu Ming-Yi*) (Gaffric, 2019)。

史等顯學議題，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小說可以讓世界認識臺灣，認識島嶼的創作潛能。譯本的最後收錄了譯者撰寫的一份〈譯後記〉，標題為〈魔幻市場的紀實〉。在一個臺灣文學尚待挖掘的法語界，這份〈譯後記〉更顯重要，文中提及臺灣小說的發展概況、殖民背景，以及小說家如何透過書寫重新認識臺灣這座島嶼，也援引了國外的理論提供不同的觀點，讓讀者了解這本書在臺灣文學的地位。

## 肆、《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翻譯

《天橋》的法文譯本吸引了不少法國讀者的注意，網路上可查閱到不少法文的書評或讀後感。我們可以從中歸納出幾個普遍法語讀者關注到的特徵：

### 一、透過商場管窺臺灣的記憶

從主題來探討，如果《睡眠的航線》與《複眼人》兩本譯文都共同涉及生態議題，《天橋上的魔術師》這本以中華商場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似乎沒有直接相關，但換個角度想，城市本身也是一種「群落生境」，中華商場也像是珊瑚礁或森林一樣孕育著生命並受到威脅。雖然《天橋》中並未有天然景觀的描寫，但商場既是多型態——每個住戶都有自己不同的記憶面向，也具有一致性：建築物之間有天橋銜接，商場像一座自給自足的世界，麇聚著生命。書中出現許多動物：鳥、金魚、貓、斑馬，或綽號是動物的人：如阿猴、烏鴉、雨溜……等，彷彿市場就是一個真實的生態系統。

值得一提的是，法文版的上下封裡頁是一幅吳明益繪製的中華商場，畫面呈現從高處俯瞰中華商場全貌，鉅細靡遺繪出許多細節，各樓層的渺小店家，廣告招牌，國際牌的巨型霓虹燈，中華路的交通與行人，摩托車、計程車和公車。商場不只是背景，它成為敘述的目標，正如〈流光似水〉中的阿卡，蒐集各類資料、檔案，重建商場的模型，敘

述者從而在模型中辨識出自己的生活，彷彿過去重現。而譯者穿梭在字裡行間，漫遊在商場的樓層、店家、天橋，竭力重現書中的人物關係、情感、地方精神與氛圍，這些島嶼的記憶透過翻譯成為世界的記憶。

## 二、故事不乏普遍性，與法國文學互涉

另一方面，《天橋》的主題卻相當具有普遍性：愛情的探索、記憶與遺忘、世代的衝突、愛情與死亡——共同譜寫出人性的繁複，彷彿與書中匆匆提及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記》、《理性與感性》、《咆哮山莊》（76 頁）、《大亨小傳》（109 頁）……等形成對應。

一部作品譯成外文，有助於比較文學的研究，語言因為翻譯而打開了界線，開啟與國外文學對話的空間。雖然是一部以臺北中華商場為時空背景的敘述，然而透過法文翻譯，小說中的主題與內容似乎更能與法國文學產生聯想和想像。正如關首奇接受彭心樑（2017，頁 79）採訪時提到，寫作從來不需特別迎合某些國際性的議題，有些看起來很在地的東西，一旦能夠寫成反而更能引起遠方的迴響。《天橋》這本小說包含許多不同的主題，而筆者覺得作者也涉及不少關於愛情本質的書寫，就這一點來說能與法國文學產生一些互文的呼應，即便只是一些因為隱喻而引發的任意聯想。

〈99 樓〉中的馬克遇見了巴西女子伊利婭，便瘋狂地著迷，當他把照片拿給同學看時，眾人皆驚訝於女子「雌豹般的美」（頁 48—49）；〈唐先生的西裝店〉中的貓被塑造成戀人的樣態，這種對貓科動物的著迷在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筆下也有巧妙的發揮。敘述者提到貓從天花板探頭，「像一道謎題一樣顯現」（頁 182），而法文譯成 «C'était comme une apparition énigmatique» (p. 207)（意思是：彷彿一場神秘的顯現），與原文有些微落差，但是譯文卻又令人聯想起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中的名句：«Ce fut comme une apparition»，形容阿諾夫人（Madame Arnoux）初次從男主角的視野中出現時那種恩典般、如夢似幻的顯現，是一種愛慕的象徵。

人物遭受愛情的折磨並非吳明益特別要描寫的主題，但是輕描淡寫，匆匆帶過的一句話，卻蘊含了痛苦的張力。有時那種因為愛情而黯然憔悴，不能自己的處境，特別能令人聯想到法國 17 世紀古典小說中冉森教派（jansénisme）論述中的愛情可憎論。唐先生因為貓的不告而別而逐漸憔悴，性格轉變，抑鬱而終，也是傳遞了愛情帶來的可怕後果，愛情導向滅亡。〈石獅子會記得哪些事？〉中的珮珮也不明原因自殺，或許是童年的陰霾，但文本似乎暗示她的房間裡出現了另一個男生。〈強尼，河流們〉裡，小蘭姐雖然有了新的戀情，但「她似乎沒有為新的愛情變得神采飛揚」（頁 121）。

〈強尼，河流們〉中敘述者對於殉情的戀人呈現了多視角的各種版本，無法確知哪一種版本才是真實，這樣的手法也不免令人聯想到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如歌的中板》（*Moderato Cantabile*），鋼琴教室外，咖啡館裡的情殺事件，沒有人能獲取最精確的原因，情殺的意義始終不確定。

愛情主題總是與消失／顯現的辯證邏輯緊扣在一起。愛一個人，最後他會消失：〈99 樓〉中，伊莉婭有一天失蹤了；〈唐先生的西裝店〉裡，唐先生的貓有一天消失不復返；〈金魚〉中，特莉沙消失了，百合出現了，百合隱退了，特莉沙又出現了。〈一頭大象在日光朦朧的街道〉中，愛情在的時候，女性的私處是「世界上最溫暖的地方」（頁 102），愛情消退時，變成一座「被放棄的城市」，「冰冰涼涼」（頁 102）。

### 三、敘述魅力本身

《天橋》由短篇小說組成，每個短篇的主題彼此呼應，形成「套中套」，敘述視角變化，拼湊出一個變動中的商場；就語言層次來說，《天橋》語言淺顯，卻又不乏詩意性，一方面直接切入真實，不運用迂迴纏繞的句型；另一方面，作者又擅長以簡單的文字製造不俗的隱喻。這些文字特質都相當符合法語要求的明朗性（clarté）。法語的發展史包含了資產階級典雅、講究的純正法語，但也包含反純正法語的傾向，試圖

戳破語言的外衣，直接觸及事物。《天橋》正有這種在兩種相互牴觸的風格之間拉鋸而產生的張力：一方面有市場裡小孩子的語言，另一方面則是長大成人，經歷時間沉積之後的敘述者，以一種黯然、幻滅的語言提煉出深邃的哲思，而這種語言層次的落差並非因為臺語與「國語」的差別導致。關首奇相當了解作者的敘述特徵，他的譯文反應了語言的不同層次：用俚俗的法語來詮釋人物的對話、敘述者的告白，但也懂得用優雅的法文演繹小說中詩意的哲思，或涉及某種百科知識的陳述，例如〈鳥〉這則短篇的敘述者提及了郵票的起源、〈石獅子會記得哪些事？〉一開始敘述者漫談鑰匙的演進史。

### （一）俚俗用字

《天橋》中的敘述者大多以第一人稱講述，「我」給了敘述一種自然生動的特性，尤其書中敘述者經常有一個「你」作為受話對象，加深了話語的親密性。譯者使用了不少通俗的法文表達方式，重現了一種直接、不修飾的語言：衣服不用 «vêtement» 而用 «fringue» (p. 79)；睡覺不用 «dormir» 而是 «roupiller» (p. 198)；房間不用 «chambre» 而是用 «piaule» (p. 89)；媽媽幫忙改衣服不是用常見的 «retoucher»，而選用了 «rafistoler» (p. 98)。這些用字都能產生一種鮮明的感覺，彷彿譯者也參與故事的敘述話語，構想著要如何把這段敘述講給法語讀者聽，並且能夠激發同樣的效果，拉近讀者的距離。這些俚俗用字的選擇多少能彌補原文中因多語現象（臺語、中文）而加深的不可譯性。

### （二）擅長變換用詞，避免重複

譯者也擅長變換詞彙、慣用語，不使敘述流於單調，在重新敘述的同時，也考量文字的替換。商場裡的家暴頻傳，爸爸打媽媽，父親揍小孩，這些動作在法譯本中發展出許多不同的表達，彷彿是「揍人」用語大集合：「馬克他爸又揍馬克他媽——把當時擋在媽媽前面的馬克也揍了一頓」（頁 42）«Le père de Mark [...] frappa une nouvelle fois son épouse [...] il tabassa aussi son fils devant les yeux de sa mère» (p. 39)；「結結實實吃了我姨丈一頓棍子」（頁 134）«J'ai reçu de rudes coups de trique de

la part de mon oncle[...]» (p. 147) ; 「給了我一巴掌」 (頁 20) «Elle m'a donné une claque» (p. 16) ; 「……就要宰了他」 (頁 42) «Il recevrait une volée» (p. 40) ; 「我媽當然又把我們揍了一頓」 (頁 163) «Ma mère nous a passé un savon» (p. 184) ; 「想給馬克一巴掌」 (頁 45) «gifler son fils» (p. 43) ……。這些關於揍人的詞彙增添文本的生動，其中 *passer le savon* 以前的婦人到公共洗衣池洗衣服，搓衣服時會同時揉肥皂塊，並以棍棒打衣服數次，才能將污漬洗淨。因此「過肥皂」這個法文慣用語引申為「訓斥」、「毒打」、「嚴厲教訓」的意思。這些選擇也可看出譯者對原文的解讀與構想。

### (三) 翻譯天秤上的調度

翻譯就是文字的秤度，一邊的秤盤上放上作者的字，另一端則嘗試著各種不確定的字，等待著兩個秤盤可以平衡之際。〈99 樓〉中，馬克的父親個性被描寫為：「任勞任怨，甚麼都好」 (頁 40)，法文譯本則直接用了「運載重物的牲畜」«Une bête de somme qui ne se plaignait jamais» (p. 37)，傳達忍辱負重，任重道遠的形象。在〈石獅子會記得哪些事？〉中，敘述者回憶起天橋上的魔術師時說：「如果有機會，我想再請他在我面前，以我為對象表演一套魔術」 (頁 79)，譯者則直接以「白老鼠」、「實驗鼠」替代這個處境，製造了一個詮釋性的翻譯：«Si j'en avais aujourd'hui la chance, je lui redemanderais bien de me prendre comme cobaye pour un de ses tours de magie» (p. 85)，這些增加都顯示出譯者對於文本上下文的掌握，字詞或意象的增加目的在於傳遞文本的精神，不論是人物的個性或處境。

有時原文中出現了文字遊戲，譯文無法如實呈現，但是譯者設法轉化，以保留幽默效果。在〈唐先生的西裝店〉中，敘述者提到父親的舊書店時說：「有一回我打開看起來就知道很久沒被翻開過的《飄》之類的書的時候，被壓成薄薄一片的蟑螂就這樣飄了下來」 (頁 175)。

《飄》的法文標題普遍譯為「隨風而逝」，譯者將原文改譯為：«Une fois, j'avais ouvert un livre du style *Autant en emporte le vent* dont on savait rien

qu'en le voyant qu'il n'avait pas été feuilleté depuis longtemps. J'y ai découvert, bien aplati entre les pages, un cafard, sans doute lui aussi emporté par le vent» (p. 197) (意即：蟑螂也同樣隨風而逝了)，為了呈現原文中以「飄」字延伸出來的幽默，顯示譯者試圖保留原文的效果。

## 伍、結語

敘述是一場魔術，翻譯也是。法國翻譯家拉赫波（Valéry Larbaud）如此描寫譯者：

譯者是魔術師，只瞧他魔棒一揮，原本無法卒讀，甚至無法朗誦的一團打結的線球，梳理成有生命力的語言，層次分明的思想，承載了意義與直覺。原本是密封的信，如今譯者幫忙拆封解密，譯者帶領大家參觀這棟寶塔，這座宮殿，陪伴著大家參觀這座陌生城市裡的迴廊曲徑、轉角廊簷。譯者提供了一個入口，譯者承諾了一場旅行。（Larbaud, 1973, pp. 73-74）

多虧了譯者，法語讀者得以參觀這棟已經消失的商場，在敘述的魔幻中，想像那一段真實。譯者也是在天秤兩端擺動的人：文本靜止不動，然而，譯者的內心生命正無止盡地律動交錯，竭力尋找平衡。譯者將一段生命轉換成另一種文字，這些文字具有潛能，會再次將文本帶到懂這個語言的讀者或聽眾那邊。《天橋》的譯者同時也是在轉譯他人的記憶，正如關首奇在專書中引用了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論點：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記憶，因為這裡並非涉及憐憫或施捨的美德，而是來自關係連接時產生的明澈的意識。倘若我們想要共享美麗的世界，我們必須學習共同回憶。（Glissant, 2006, p. 279）

翻譯正如這些連接不同棟建築的天橋，象徵一種連結，連結了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活，但卻是共同的記憶。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吳明益（2011）。*天橋上的魔術師*。臺北：夏日。

【Wu, M. I. (2011). *The illusionist on skywalk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Taipei, Taiwan: Summer Festival Press.】

彭心樑（2017）。台灣小說法譯：高翊峰與關首奇的巴黎談話。《聯合文學》，397，78—80。

【Peng, X. R. (2017). Taiwan xiaoshuo fayi: Gao Yifeng yu Guan Shouqi de Bali tanhua. *Unitas Lifestyle*, 397, 78-80.】

### 法文文獻

Gaffric, G. (2019). *La littérature à l'ère de l'Anthropocène* [Literature in the Anthropocene era]. Paris, France: L'Asiathèque.

Glissant, É. (2006). *Une nouvelle région du monde* [A new region of the world]. Paris, France: Gallimard.

Larbaud, V. (1973). *Sous l'invocation de Saint Jérôme* [Under the invocation of Saint Jerome]. Paris, France: Gallimard.

Pino, A., & Rabut, I. (2011). La réception de la littérature Taïwanaise en France [The recep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France]. In A. Pino & I. Rabut (Eds.), *La littérature Taïwanaise, état des recherches et réception à l'étranger* [Taiw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status and reception abroad] (pp. 315-342). Paris, France: You Feng.

Wang, W. (1999). *Processus familial* [Family catastrophe] (C. Loivier, Trans.). Paris, France: Actes Su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Wu, M. I. (2017). *Le magicien sur la passerelle* [The magician on the footbridge] (G. Gaffric, Trans.). Paris, France: L'Asiathèqu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1)